

诸神死了

背教者尤利安

梅列日科夫斯基摇著

谢翰如摇译

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СМЕРТЬ БОГОВЪ (ЮЛИАНЪ ОТСТУПНИКЪ)

译摇序

摇摇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之一。他 员缘年 愿月 员源日出生于彼得堡，父亲是一个宫廷二等文官，祖上是乌克兰贵族。员愿年，他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的哲学语文学系，员愿年在彼得堡大学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早在 员愿年，他已发表诗作，员愿—员愿年间陆续出版了几本诗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是他成名的时期。先是，员愿年，他作了《论当代俄国文学衰微的原因及新流派》的长篇报告，提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的扩大”，这个报告轰动一时，被认为是俄国象征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诗集《象征》（员愿）和具有尼采哲学色彩的诗篇《太阳之歌》（员愿）、《黑夜之子》等成为十九世纪末象征主义者的经典之作。评论集《永恒的旅伴》（员愿）、大型研究著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员愿）受到广泛的注意，而他的散文类作品的巅峰之作——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与敌基督者》也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它的第二部——《诸神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在西方引起巨大的反响，确立了他的作家声誉。梅列日科夫斯基于员愿年出版了十七卷本的《全集》，旋又于员愿年出版了一个二十四卷本的《全集》。员愿年之前，他继续创作历史长

篇小说,如取材于俄国历史的另一个三部曲——《保罗一世》(剧本,1918)、《亚历山大一世》(长篇小说,1918)、《十二月十四日》(长篇小说,1918)。之后,接连出版了十部哲学性散文作品,也是用长篇小说形式写的,如《未来的耶稣》(1918)、《死与复活》(1918)等。此外,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一位翻译家,翻译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被大量译成德、法、英等文字。

梅列日科夫斯基从写作《背教者尤利安》开始,毕生都在进行宗教哲学探索,寻求神的真理。他的研究论文、文学评论乃至历史小说都是这种探索的产物,无怪乎他为二十四卷本《全集》作的序言中说,整个全集“是一部书,只是为了阅读方便而分成好几册罢了。……一部书,谈的是一个问題。”(本书第捌页)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把沙皇专制制度看作“魔鬼的、敌基督的势力”,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当许多人都悲观消沉的时候,梅列日科夫斯基仍然坚持斗争并一再受到迫害。1905年他在彼得堡组织“宗教哲学会议”(后改名宗教哲学协会),1906年10月创办《新路》杂志。宗教哲学会议于1906年10月间被取缔,《新路》杂志要受政府和教会的双重审查,到了1909年也被查禁了。1909年,他的《保罗一世》刚一出版就被没收,并通知他到法庭受审(后来慑于他的声望而不了了之)。《亚历山大一世》的部分手稿被抄走(1910)。梅列日科夫斯基试图把基督教与革命结合起来,要用“新基督教”,“革新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方式来改造俄国社会。他寄希望于俄国人民的宗教运动,把旧礼仪派和分裂看作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在俄国的象征主义者中,他是少数几个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卑鄙的兽行的人之一。然而,他对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是深恶痛绝的,他确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先验的绝对恶”、苏维埃俄国是“敌基督的王

国”，他和妻子（著名女诗人齐·尼·吉皮乌斯）从一开始就赞成西方武装干涉苏俄，他本人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做报告反对苏联。1935年，他们夫妻俩逃出彼得堡，经由华沙流亡到巴黎。1936年10月，怨日他在巴黎逝世。

由于他激烈的反苏立场，七十年来，他的作品自然未能在苏联出版，他的名字一直与“颓废派代表”相联。直到1956年，《文学问题》十一月号上刊登出悦·波瓦尔卓夫的文章《对衰微的阐释——评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思想》，可以算是第一篇评介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专文。此后，苏俄开始出版他的作品，苏联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还组织了一次梅列日科夫斯基作品和思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直到死的那一天都在工作。他学识渊博，写作态度极为严肃。他的小说大多为历史长篇小说，涉及题材广泛，他对所描写的人物、时代、地域乃至风土人情、器物服饰都十分了解，他除了大量阅读有关书籍史料之外，往往还实地旅行，亲自观看，“呼吸那个地方的空气，领略那个地方的大自然”（齐·吉皮乌斯语）。例如，在写作《诸神复活》时，也到意大利、法国，沿着达·芬奇和弗兰齐斯科一世出生、工作、去世的路线旅行考察；为了写作《彼得与阿列克谢》，他深入俄国腹地分裂派和旧礼仪派教徒聚居的几个州了解情况；在写作《但丁》这部巨著时，他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追踪”但丁的足迹。

他的小说总是把握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小说情节的安排服从于历史事件的发展，在时代背景、事件、人物以至细节的描写上是很历史真实的，然而对他（它）们的阐释则有他个人独特的视角的。他是在基督教与多神教、灵与肉的斗争的范畴内来阐释欧洲文化的发展的。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历史小说，不如说是哲理小说，表达他独特的宗教哲学观。

三部曲《基督与敌基督者》由《诸神死了·背教者尤利安》、《诸神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敌基督者·彼得与阿列克谢》组成。第一部写的是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尤利安,第二部写的是文艺复兴时代巨星达·芬奇,而第三部则是写十七世纪俄国彼得大帝和他的儿子阿列克谢。整部作品涵盖的时空跨度非常之大,表现的问题从社会历史层面到宗教哲学层面。那么,三部曲的主角是谁呢?是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前引的那篇序言里说道:“当我开始写作三部曲《基督与敌基督者》时,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天国的真理,多神教——人世的真理,将来这两种真理结合起来就能得到完满的宗教真理。”(见本书第摇页)。“伟大的合成”,这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根本的宗教思想。

《背教者尤利安》开始写作于 1904 年夏,1905 年春脱稿,当时用的题名是《被弃者》。但是,这种新式的历史小说,当时的杂志编辑都不感兴趣,没人愿意刊登它,直到 1906 年才在《北方信使》上登出,但删节很多,有的地方甚至被歪曲了。1907 年首次出版单行本。从 1908 年第二版起,改用现在这个书名。第二部在 1908 年 12 月动笔,同样没有一家杂志愿意刊登它,到了 1909 年至 1910 年间才以单行本形式问世。第三部于 1909 年冬动笔,翌年秋完稿,1910 年在他与人合办的杂志《新路》一月号上发表,1911 年在出版单行本。三部作品在发表不久都有法、英、德文的译本。

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尤利安。弗拉维·克劳狄·尤利安生于 331(或 332)年。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尤利乌斯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异母兄弟。君士坦丁死(337 年)后,他的继承人之间为争夺帝位进行了血腥的拼杀,军队、教会也都卷入了。最后,君士坦丁的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 361 年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早在 337 年,(或稍后)尤利安的父亲就被君士坦提乌斯杀死了,341 年,他的哥哥又被他杀害,他的

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样,尤利安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他和一个幸存的堂兄加卢斯为它科美迪亚主教优西比乌斯所收养,先是藏匿在比提尼亚,后转移到卡帕多基亚一个偏僻的山区马塞鲁姆。兄弟俩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340年,加卢斯被立为副帝,尤利安也由于皇后尤西比娅的说情,获准出外学习,他先在西西里的科莫,后到希腊,之后,到了小亚细亚,先后在帕加玛、以弗所,从学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修辞学家,最后又到了雅典。343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死了加卢斯,然而,他还是需要一个由自己家族的人来担任的副帝,几经犹豫之后,选上了尤利安。这样,尤利安在18岁上,343年11月,加冕为凯撒,并立即奉命出征高卢。他在这里战绩辉煌,威望日升,引起了君士坦提乌斯的不安,于是下令减少其军饷的补给,并将其精锐部队调到东方前线,名义上是为了与波斯人作战,实为削弱尤利安的势力。此举引起军队的哗变,拥立尤利安为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急忙从前线赶回,准备讨伐叛军,然而尤利安抢先一步,率军一路东来,要与君士坦提乌斯一决雌雄。但是,君士坦提乌斯还没回到京都就在塔尔苏斯附近病死了(350年11月)。他在弥留之际作了无奈的选择——同意尤利安继位。

尤利安即位后就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原来,早期的基督教教派繁多,一派得势即宣布其它派为异端,横加迫害(免除教职,革出教门,流放,乃到杀害)。尤利安宣布各教派享有同等地位,包括异教,即各种多神教,他本人则大力扶持多神教,意欲以之取代基督教的独尊独霸地位。他做出的第二件大事是东征波斯。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争夺西亚领土霸权的战争,几百年间断断续续。350年春,尤利安率领六万精兵加上强大的舰队出征,占领了不少地方,但未能攻下波斯的南都泰西封。此外,为了改善国家经济状况,他还进行了财税制度改革,扩大“库里亚”的权力,完善邮政,改进军队的管理和训

练以提高战斗力等等。他的第一件大事尽管在知识界不乏同情者,但却缺乏社会基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从下层民众到宫廷、官吏,信仰者众多,他恢复多神教的尝试不得人心。他的第二件大事也以自己的阵亡和继位者割地求和而告终。他在位只不过短短的二十个月,在历史上却留下“背教者尤利安”(《~~定章社裁藻粤界网编~~》)的恶名——当然是基督教写的历史,由此也可以看出教会对他之恨了。有的史家认为,尤利安若不是背叛基督教,凭着他的学识、才能和品德,本可以哲学家皇帝的英名而流芳青史的。

尤利安在高卢与阿勒曼人作战时写的军事札记已佚失,长篇论文《反加利利人》流传下来的已不是全文,至于他的演说词书信和短诗,则保存了下来,它们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表现了他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

在欧洲文学中,写尤利安的作品很多,但差不多都是从背叛基督教的角度来写,加以鞭笞批判(易卜生的《皇帝与加利利人》(《~~定章社裁藻粤界网编~~》)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不同,他对尤利安是疼爱、同情、惋惜的,他从艺术上创造了一个鲜明的悲剧形象:他热爱古希腊文化,然而,他来得太晚了,基督教已兴盛两个多世纪了,他要恢复旧文化,逆潮流而动,是注定要灭亡的。诸神死了。作为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本精神——的先驱,他又来得太早了,世界不能接受他,因而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诸神要再过一千一百多年才复活。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尤利安从小就处在基督教和多神教、耶苏(加利利人)和奥林波斯诸神、现实生活与内心追求、现在与过去的矛盾冲突之中。他是在恐惧与憎恨中成长的。“我从小就害怕——什么都怕,怕活,怕死,怕我自己,怕阴谋——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怕黑暗。”他与君士坦提乌斯有杀父之仇,主教的十字架上沾着他亲人的血,但是出于恐惧

和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他按照基督教的教导，伪装谦卑恭顺，撒谎作假已习惯成自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卑鄙，卑鄙，确确实实的基督教式的卑鄙”，他真担心痛苦、仇恨和恶意会把自己窒息死。他多想做一个自由的、快乐的人！荷马史诗描写的一切令他神往。小时候他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阿佛洛狄忒神庙和她的祭司的家，这里的一切——人、物、气氛都洋溢着真善美，他那被扭曲的心灵在这里得到抚慰和舒展，他觉得，只有在这里，在奥林波斯诸神中，他才是他自己，才是人。

他对于古希腊的爱，有一段很是动情的表白：“古老的歌子，哪怕是很拙劣的，也会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喜欢夜晚甚于清晨，我喜欢秋天甚于春天。我爱一切逝去的，我爱枯萎的花朵散发出来的香味……我需要这种甜蜜的忧郁，这种金色的魔幻般的朦胧。在那遥远的古代有着某种难以言表的美丽和可爱的东西，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找不到的。在那儿，夕阳残照在旧得发黄的大理石上，……曾经有过的一切比现存的更美。回忆比希望对我的心更具有力量……”然而，加利利人战胜了奥林波斯诸神，如果说这是新陈代谢，那么，对尤利安来说，这新是“冰冷的，残酷的，跟死一般”，在他看来，“新的只存在于旧的之中，但不是正在变旧的旧，新的只存在于已死的，但却是不死的之中；新的只存在于受凌辱的之中，只存在于美之中。”尤利安认为古希腊文明是不死的。

尤利安成年游学希腊、小亚细亚，更深刻了解希腊文化之后，在内心里已彻底摈弃了基督教，并以复兴古希腊文明为己任了：“我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宣扬爱，不是奴隶式的、迷信式的爱，而是自由的爱，欢乐的爱”，即使为此要付出生命，他也在所不惜：“我什么都不怕，我的灭亡将是我的胜利！”

使尤利安变了一个人的关键人物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他爱尤利安，他藉着他的宗教给了

尤利安自信和力量 ,使他战胜自幼如影随身的恐惧感 ,挺起腰杆造 (基督教的)反 ,做一个他所向往的 “完美、快乐的埃拉多斯男子汉 ,一个自由的人 ”。他告诉尤利安 ,存在着两个真理 ,基督教真理和多神教真理 ,两个真理同样高低 ,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同样伟大。从两者中选择一个 ,坚定地跟着他走 ,不要停下。如果相信他 ,那就拿起十字架 ,照他的吩咐 ,跟着他走 ,做一个谦卑恭顺的人 ,做刽子手屠刀下沉默的羔羊吧 ,到旷野荒漠里去 ,把灵与肉都奉献给他 ,忍受苦难 ,信仰他。…… “如果不愿意这样做 ,”那就选择另一条路。做一个强者 ,自由人 ,不要怜悯人 ,不要爱人 ,不要宽恕人 ,起来反抗 ,去战胜一切 ,不要去信仰 ,不要去认知 ,那么 ,世界将是你的。”这一段话把 “天国的真理 ”和 “人世的真理 ”解释得很清楚了。两个真理同样伟大 ,然而 ,人们还是追求唯一的真理 ,需要唯一的神。于是 ,马克西穆斯 (也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又说 ,这个唯一的神 “是两个世界的调和者……他像冲破乌云的闪电 ,带来了死亡 ,也照亮了一切。他是可怕的 ,也是不可怕的。他融合着善与恶 ,谦恭与傲慢 ,就像晨曦融合着光与影一样。人们赞美他 ,不仅赞美他的仁慈 ,也赞美他的无情 ,因为无情蕴涵着神□的力和美。”阿西诺娅的一尊蜡像则从造型艺术上预示了唯一的神——基督与敌基督者相结合的神的形象 :他具有弥特刺斯—狄俄倪索斯的健美、力量和威严 ,令人敬畏 ,而脸上的表情又有耶稣那样的悲天悯人、温良恭顺的非人世的美。不过 ,“他还未来到 ,他还不为世人所知晓 ,”也不是由尤利安来把两个真理结合起来。在小说结尾处有一段抒情的象征性的描写。爱琴海中一座无名小岛上 ,牧童为潘酹酒作晚祭 ,他的排箫声和隐修士们晚祷的歌声汇合成平和圣洁的赞歌 ,在宁静的空中回荡 ,落日的余晖给云朵银上了金边。夜幕慢慢降下 ,远处传来了雷声 ,而在尤利安的三个好朋友的心中 ,文艺复兴的欢乐已经在涌动了。

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俄国象征主义奠基人 ,把象征主义美学原则和方法 ,在三部曲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诸如天上与人间、生与死、爱与恨、新与旧的问题 ,以及大量使用典故、隐喻、比喻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评介了。

本书系根据 1904 年圣彼得堡版译出 ,作者为 1905 年二十四卷本全集写的一个序言简意赅 ,现也译出 ,置于卷首。

译者对一些人物、事件、典故做了简要的注释 ,这只是为了方便读者对正文的理解 ,而不是对事件人物的全面评介。此外 ,还选择了苏联《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基督与敌基督者》中 З·Г·明茨所作的某些注释。

译摇者

1982 年 源月

序

摇摇有意眷注这部文集^①的读者将会发现 ,尽管各本书性质不同 ,有时还互唱反调 ,但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一条链条的各个环节 ,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它们不是好几部书 ,而是一部书 ,只不过为了阅读方便而分册刊印罢了。一部书 ,说的是一回事。

对于现代人类 ,基督教是什么 ? 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贯串在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不论问题的提法或是答案 ,都是多种多样的 ,其间存在着矛盾。如果我是个布道师 ,我就要急于消除它们 ,或掩盖它们 ,以便增强布道的效力 ; 如果我是个哲学家 ,那我就要抓住一个思想 ,穷追到底 ,求出一个统照全体的东西 ,就像光线之于水晶体。可是我既不是布道师 ,也不是哲学家 (如果有时我当了前者或后者 ,那也是无心的 ,有悖于我的本意的) ,我只是描述自己一贯的内心感受。而且 ,我想 ,不管我的描述是多么不尽人意 ,它毕竟是存在过的东西的真实记录 ,自有其价值。因为我碰到的东西 ,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也碰到过或将会碰到 ,我过去和现在所感受到的 ,许多人也感受到或将会感受到。不管现代人类怎样回

① 指《基督与敌基督者》(三部曲)。这部巨著 ,包括《诸神死了》、《诸神复活》、《敌基督者》三部分 ,本书为其中第一部分 ,即三部曲之第一部。——译者 (本书注释 ,除特别标明者外 ,均为译者所加 ,下同 ,不再一一注明。)

答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 ,问题本身是回避不了的。

矛盾会破坏系统性 ,削弱传教力 ,但是却确认了感受的真实性。不论水晶的完美是多么诱人 ,我还是宁要植物的尚不完善、不匀称、与外界矛盾、并从内部战胜矛盾的成长。我不要追随者 ,不要门徒 (赞美上帝 ,我现在没有 ,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 ,我只要旅伴。我不说 :您到那儿那儿去 ;而说 ,要是我们同路 ,那就一道走吧。我知道我在往哪儿走 ,而那地方 ,一个人是走不到的。如果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还是有布道说教的话 ,那么我说的只有一条 :即不应当说教 ;不应当有一个引导者 ,而应当大家一齐走。走出“地下” ,克服孤独——任务就是这样。如果我的“纪事”里反映出这一点 ,那么 ,这些“纪事”就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我并没有赐予人们真理的野心 ,但是我希望 ,也许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寻求真理。如果是这样 ,那就请他跟我并肩去走那曲折崎岖 ,有时甚至黑暗可怖的道路 ,与我分担我感受到的那些矛盾的痛苦 ,有时甚至是绝望的痛苦。读者在一切方面等同于我 ,如果我从矛盾中走出来了 ,那么 ,他也一样会走出来。

举例来说。当我着手写《基督与敌基督者》三部曲时 ,我觉得 ,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 ,讲的是天上的真理 ;多神教 ,讲的是尘世的真理 ;将来 ,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 ,那宗教真理就完整了。但是 ,当我写到最后时 ,我已经知道了 ,要把基督与敌基督者结合起来 ,乃是渎神的骗局 ;我知道了 :两个真理——天上的 ,尘世的——已经融合在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身上了 ,融合在那个为普世基督教所信奉的人身上了 ;我知道了 :在他——唯一真神身上的真理不仅是完备的 ,而且还在不断被完善 ,不断成长 ,永无止境 ,除他之外 ,再不会有别的。但是 ,我现在还知道 ,我必须把这个骗局玩到底 ,以便看到真理。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这就是我的路 ,我的读者旅伴 ,如

果在主要点上,即自由探索上与我等同,那么会走到同一个真理。

再举一个例。当我写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认为,或者说我想认为俄国专制制度,确切说,它与俄罗斯东正教的联系,是一个正面的宗教力量。我,也和弗·索洛维约夫^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尽管出于全然不同的原因,认为俄国的独裁政治是通向神权国家,即尘世天国的途径。在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既然我在宗教上主张把基督与敌基督者结合起来,那么,我也应当谋求两者在社会生活上的结合。但是,在写《未来的下流人》和《俄国革命的先知》时,我已经知道,俄国独裁制度的宗教力量确实很大,但却不是正面的力量,而是负面的、魔鬼的力量。我也知道,不理解这股力量,对之熟视无睹,不知尊重它,乃是俄国革命诸多失利的主要原因。只要与旧秩序的斗争只局限在政治层面上——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那样,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革命在与猛兽搏斗,然而却以为对方是四足野兽。革命是尘世的革命,然而敌人却不仅仅只是尘世的。为什么革命会这

① 弗·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俄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他试图把宗教哲学、科学和伦理学综合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内,在教皇领导下把俄国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在一起,遭到俄国正教会和政府的反对。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神权政体的历史与未来》等。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对俄国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么软弱地缴械,原因就在这里。它犹如重剑击幻影一样,连敌人的一根毫毛也没伤着。

导致我得到这种认识,使我睁眼看俄国独裁制度的,并不只是对世界性的基督与敌基督者的斗争的历史沉思,还有我自己内心的宗教体验和外在的俄国生活事件。如果读者在我的这些想法上也和我一样受到诱惑,那么,也会和我一道战胜诱惑的。我再次知道了:不彻底了解诱惑,就不可能战胜诱惑。

好了,例子举得够多了。我怕我说的这些已经侵害了读者的自由。那么,就让我再说一遍:请我的旅伴跟我相伴而行,如果愿意,而且可能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丢下我;——我是不会拉他们跟着我走的。

最后,我且试试把我所写的东西作出一个极简要的示意图。

三部曲《基督与敌基督者》描写两种本原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写的是过去。《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果戈理》描写的是俄国文学中的这个斗争,说的是现在。《未来的下流人》、《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在平静的回流中》、《患病的俄罗斯》描写的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个斗争。《古老的悲剧》、《意大利故事》、《永恒的旅伴》、《诗集》则分别是引导我走到一个问题的道路上的各个路口的路标,这唯一的,涵盖一切问题的问题就是关于两种真理——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真理在神——人现象中的关系。最后,《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①则是从两个本原的斗争对俄国未来命运的关系中来研究这个斗争的。

这自然只是外观的、死板的示意图,是一座迷宫的几何草

^① 1905年,他写了《十二月十四日》(描写1905年十二月党内起义),构成另一部三部曲。

图。至于构成活生生的植物生长的内部组织构造 ,我恐怕比谁都知道得少。我只知道一点 :我并不想建构什么 ,我只要成长、培育 ,至于是否成功了 ,这就不该由我来评判了。

我知道 ,在我的同时代人中 ,我的读者旅伴并不多。但是 ,我并非形单影只。要是没有亲密的朋友 ,同一信念的朋友们的帮助 ,我的成就要比现在的少多了。如果只能指望同时代的人 ,那么 ,从事宗教事业的人 ,不论他们有多么谦逊 ,也断然不敢干这事的。然而我们是为自己——种白菜 ,而种树 ,则是为子孙的。

我想把我的劳作 ,我们的劳作 ,奉献给这样的一代俄国人 :他们会了解基督教不仅过去存在 ,而且现在存在 ,将来也会存在 ;基督不但是个完备的真理 ,而且是一个可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真理 ;俄罗斯的解放 ,世界的解放 ,只能奉基督之名而发生 ,否则就不可能发生。

上摇篇
